



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西 风 烈 丛 书

关中镖客，因为他们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刀子，人们把这些镖客称为关中刀客，刀客们在刀尖上讨生活，他们带的刀长约三尺，宽约两寸，好钢铁打造而成。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保私盐，保私茶，也保大户人家的千金、漂亮媳妇和金银珠宝，略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刀客在官府的眼里是社会的安定因素，因此，刀客永远是被缉捕的对象，但他们是真正的关中汉子，草莽英雄。

贺绪林 著

野滩镇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贺绪林 著

野滩镇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滩镇 / 贺绪林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80680 - 848 - 1

I. ①野…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287 号

野滩镇

作 者 贺绪林
责任编辑 闫 瑛 强紫芳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848 - 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阵。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为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阵”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更多地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第一章

大锤的膻（音：sǎ；陕西关中方言，意指脑袋）让官府挂在了城门楼上！

这消息是吃午饭时雷娃端着耀州高把老碗圪蹴在碾盘上，一边咥蘸水面一边发布的。那老碗比他的脑袋还大，他吃得满嘴的辣子油，吸吸溜溜的可嘴还不肯闲着。碾房在镇什字街口，每逢饭时这里聚集着一大群汉子，一边吃饭一边编着镇里镇外的轶闻趣事。这一方土地上的轶闻趣事、奇人异事乃至地球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是通过这个地方传遍整个野滩镇的。

雷娃在镇公所帮闲跑腿，消息自然灵通。可他有个毛病，说话办事虚多实少，人送外号“骗传客”，大伙对他的话从来都是半信半疑。当下就有人提出质疑：“你亲眼看见了？”

雷娃把嘴里的面条吸溜进肚子，对此质疑很生气，撇了一下嘴说：“我是没亲眼看见，可有人看见了。”

“谁看见了？”

“拴柱。”

大伙把目光都投向圪蹴在墙角的拴柱。拴柱正在咬一块玉面粑粑，见大伙都看他，涨红了脸，急忙咽了口中的食物，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去了一趟县城，城……城门楼上挂着一颗人……人头，城门口贴……贴着门扇大的告示，盖……盖着官府的红坨坨大……大印，说……说那是大锤的膻……膻……”他额头鼻尖都沁了汗珠，似乎做错了啥事。

有人鼓励他：“别急，慢慢地说。”

拴柱拙嘴笨舌，好半天才说清了事情的原委。昨天拴柱的老爹病了，请大夫开了个药方。他拿着药方去西街陈二先生的同济堂抓药，缺两味药。今日格鸡叫头遍他就起身去县城补那两味药，到了县城日上树梢，心里有事走得急，慌慌忙忙就进了城。还好，两味药都有。返回时心不怎么急了，便张目四望看街景。乡下人难得进一回县城，让眼睛也过过年。城里果然非乡下能比，单说女人，个

个都比乡下女人水灵鲜丽。乡下女人整日里下田劳作，风吹日头晒，脸上的皮肤是黑红色也粗糙，衣着都是家织的粗布，大襟袄大裆裤，不是黑色就是靛蓝色，再苗条的女人都看不出身段来。城里的女人可就不一样了，保养得好，肤色如同刚刚剥开的熟鸡蛋，身上穿的是绸缎做的旗袍，色彩艳丽多姿，该收的地方收得恰到好处，该放的地方放得让人垂涎欲滴，就是丑女人都让衣服穿出了几分俊气。他不是傻人，自知城里再好，但不属于他一星一点，不敢多看，怕撑胀了眼睛回去睡不着觉，脚步也就走得急了。来到城门口，他看见一大群人鹅似的伸着脖子往城门楼上瞅啥，当下动了好奇之心，也仰脸往上看。只见城门楼上挂着一个小木笼，木笼里装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十分的吓人。那人头虽看不清眉眼，可城门口贴着门扇大的布告。他上过几天私塾，认得字，那布告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说那颗人头是大锤吃饭的家伙。他禁不住心里一寒，打了个尿战，不敢再多看一眼，慌慌张张地就往回赶。

拴柱是个实诚人，不会说谎。他的话大伙信。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大伙都惊愕不已。好半晌，忽然有人幸灾乐祸地说了一句：“我只当狗日的能逞一辈子强，没料到这么快就把吃饭的家伙弄丢了。”

雷娃讥笑道：“大锤这会儿要站在这达，你敢说这话么？哼！只怕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响的。”

被讥笑者还击道：“你别猪笑老鸦黑。他这会儿要站在这达，你要不把他叫声好听的，我给你当孙子。”

他们说的大锤，姓彭，野滩镇的土著，是个刀客，人送绰号——鬼见愁。野滩镇的人说起大锤都会唾沫星子乱溅，神情异常。他们说大锤能耐不大，只有三样本事：一是能飞檐走壁。他在房脊上行走如履平地，且毫无声息，从丈二高的墙上跳下如同二两棉花落地。二是能耍刀。他舞起刀来，只见寒光闪闪，不见人形。据说有次他舞刀，有好事者将一盆水迎面泼去，霎时水雾一片，他的衣服却滴水未沾。三是会玩枪。他有两把德国造的“二十响”（能连发二十颗子弹的盒子枪），玩得炉火纯青，左右开弓，闭上眼睛，凭听觉能打落树梢上的雀儿。如此说来，“能耐不大”是野滩镇人的炫耀之词。

现如今大锤在县城开了个镖局，手下有十几个弟兄，个个都是耍刀弄枪的好手。他在县城有个红颜知己，叫秋月。野滩镇凡见过秋月的人都惊羡得咂舌不已，说秋月是个赛过仙女的美人儿，那模样只在画上见过。因此，大锤很少回野滩镇。

上个月渭北县县长让人打了黑枪，一片风声说是彭大锤下的手。传播消息者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县衙门口有保安大队的团丁端着枪站岗，县长身边还有两个马弁，那两个马弁都不是等闲之辈，身手不凡，手中的枪指哪打哪。可他们还没掏出枪来就被撂倒了。除了鬼见愁彭大锤谁还有这样的手段？！

县长被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当下渭北县府上上下下一片惶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消息也震惊了咸宁专署和省府的头头脑脑，当即责令渭北县保安大队协助县警察局迅速破案。县保安大队和警察局不敢怠慢，悬赏五百大

洋通缉凶犯。随后省府又给渭北县委派了新县长，不日到任。新任县长未到任之前，由副县长牛泰来暂代县长之职。国不可一日无君，县也不可一日无长嘛。

原以为破获这件凶案十分棘手，没料到悬赏通缉令刚刚贴出三天，凶犯彭大锤的头就被官府挂在县城门楼上的木笼里。由此看来，刀客彭大锤徒有虚名，并不像人们传言的那样凶悍厉害。就算他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现在已让人把吃饭的家伙砍下来示众，死老虎谁还惧怕他！

野滩镇的碾房门前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笑的有骂的有叹息的，莫衷一是。这时人窝中有大锤的一个堂弟，叫二锤。他黑了脸，拔腿去给大锤的老娘和媳妇麦草报凶信。时辰不大，大锤家就传出了哭声。碾房门前一伙人听得清清楚楚，都噤了声。他们虽对大锤之死看法各异，但都怜悯大锤的娘和媳妇。那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可都是好人哩。

二

野滩镇南街外有一道三丈多高的土崖。土崖上挖了一排窑洞，住着十几户人家。这地方叫白门窑，是野滩镇最不起眼的地方，却极有名气。方圆数十里提起野滩镇的白门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锤的家就在白门窑。

相传乾隆年间，这里住着一个白姓刀客。白刀客二十啷当岁，身材魁梧、宽肩细腰，长得一表人才，面白唇红，睛如漆点，鼻似悬胆，江湖人称“赛马超”。他武艺超群，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惯使一把青龙宝刀，那刀寒光闪闪，削铁如泥。他的刀术更是十分了得，青龙宝刀使得密不透风，泼水不入，数十人也近不到他的身。更奇的是他体轻如燕行走如飞，跑起来比骏马还快，能追上逃命的野兔。据说，他两只脚心各长着一撮毛，他飞檐走壁行走如飞全仗着脚心的两撮毛。虽然都这么传说，可谁也没见过他脚心的毛发。

艺高人胆大。白刀客作案向来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行劫的对象全是乡绅富商，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他从不放过。他打劫从不手软，对待劣绅更是心硬如铁，财命一起要。野滩镇方圆数十里的土豪劣绅乃至富家大户一提起白刀客无不谈虎色变。他们联名上报官府，请求官府出兵剿除白刀客。官府派兵四处搜捕白刀客，白刀客却似神龙藏首不见尾。官府一无所获，还屡屡损兵折将。无奈，官府出重金悬赏白刀客的人头。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白刀客并不是莽汉，见势头不对，暂避风头，销声匿迹了。

是年，白刀客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正是儿马（公马）撒欢的年龄。藏匿的时间长了，他耐不住寂寞。一日夜晚，月圆花香，他春心大动，悄然潜入县城一家妓院。他搂着窑姐睡得正美，忽听外边有响动。刀客生涯使他十分警惕，他喝问一声：“谁呀？！”没有人应声。他情知不妙，一把推开窑姐，匆忙穿上衣服，伸手抓起身边的青龙宝刀。这时门“哗啦”一下被撞开了，几个兵卒冲了进来。他挥刀迎了上去，一阵狂劈乱砍，兵卒手中的兵刃都断成了两截。兵卒们握



着半截兵刀面面相觑，畏缩不敢向前。他冷笑一声，骂道：“拿拨火棍也敢跟爷爷对阵！”越窗跳下了楼，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刀客常胜不败，全仗着手中削铁如泥的青龙宝刀和一双飞毛腿。民间和官府都这么传说。

时隔不久，县城最有名的妓院芙蓉楼新来了个窑姐，叫翠红，年方二九，美艳绝伦。一时间芙蓉楼的生意十分红火，翠红如同天仙的姿色被传得沸沸扬扬，有钱的主都以能和翠红同床共枕为荣。

一夜，一个黑衣侠客潜入芙蓉楼，轻而易举地掠走了翠红。那黑衣侠客正是白刀客。

白刀客得到翠红后便不再去妓院。他如获至宝，终日和翠红厮守在一起。那翠红原本是省城中青楼里的花魁，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她对白刀客百依百顺，不仅温顺得如同一只令人怜爱的羔羊，而且把白刀客伺候得百般周到。白刀客乐得“从此君王不早朝”，搂着她颠凤倒鸾，不知早晚。

不觉两月过去，正值夏秋交换之季，白刀客偶染风寒，卧病在床。翠红衣不解带伺候白刀客，端汤送药，嘘寒问暖，说些轶闻趣事给他解闷；又使出女人的百般柔情蜜意讨他欢心，照顾得无微不至。白刀客很受感动，拉着翠红的手动情地问：“愿不愿嫁给我？”

翠红妩媚地笑道：“我身子都给了你，你还问这话。”

白刀客笑道：“我就想听你亲口说。”

“愿意。”翠红倒在白刀客怀中，尽显媚功。少顷，又叹了口气。

白刀客遂问：“你叹的啥气？”

翠红说：“官府悬赏捉拿你，我真害怕。我胆子小，就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人常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万一哪一天你被官府捉拿了，我咋办呀？”说着眼里有了泪水。

白刀客受了感动，随后哈哈笑道：“你怕个尿，我有青龙宝刀和一双飞毛腿，就是天兵天将下凡也把我的尿咬不了。”

翠红拿起放在炕头的青龙刀，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只见寒光闪闪，一股冷森森之气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她急忙把青龙刀插回刀鞘，手抚胸脯，按住惊跳的心，半晌说道：“真是把宝刀呵。”顺手把刀搁在了桌子上，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醋瓶。

白刀客大惊，急忙拿过宝刀。翠红随口道：“怕啥哩，那醋水能吃了宝刀不成。”

白刀客说：“你知道个啥，这把宝刀虽说能削铁如泥是个宝物，可最怕醋水。醋水当真能吃了它。”

翠红暗暗地笑了。

晚上，翠红打来洗脚水给白刀客洗脚，白刀客动手要自己洗。翠红说：“我是你的女人，你有病，我理应伺候你。你好好躺着，我给你洗。”

白刀客笑了，在翠红俊俏的脸蛋上捏了一把：“真是个好媳妇。”躺倒身



子，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人的伺候。

翠红脱了白刀客的袜子，果然见他的脚心各长着一撮长长的黑毛，心中暗暗称奇。翠红洗完脚，用毛巾擦干水，摸着他脚心的长毛说：“这毛垫脚吧？我帮你剪了。”说着就要找剪刀。

白刀客急忙说：“剪不得，千万剪不得。剪了我就走不动路了。”

白刀客做梦也没想到翠红是官府出重金收买来对付他的卧底。

此后的日子，翠红趁白刀客熟睡之际，就给青龙宝刀的鞘中偷偷浇醋。半个多月过去了，白刀客的病情好转多了，自觉有了精神，便对翠红说：“我躺了快二十天了，浑身的骨头都有点散架了。明日儿起来练练刀。”

翠红温柔地说：“是该下床活动活动了。常言说得好，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别把你一身的好本事撂荒了。”

白刀客搂住翠红亲了一口：“你真是我的好媳妇。”

那天晚上，翠红在白刀客怀里使出百般温柔万种风情，把白刀客迷得神魂颠倒，云来雨去，不能自己。到了后半夜，白刀客如同犁了地的牛累成一摊泥，昏沉沉地睡着了。翠红悄悄起身，拿出剪刀把他脚心的长毛剪掉了……

天光大亮，白刀客被窑外的喝喊声惊醒。他急忙起身，疾声喊：“翠红！翠红！”

不见翠红应声，更不见人影。白刀客情知不妙，抓起床头的青龙宝刀冲出窑门。窑院被一队官兵团团围住，官兵们见他手中提着宝刀，不敢贸然向前。他见此情景，心中一凛，但并无惧色，冷笑一声，伸手就拔宝刀，却拔不出来。他大惊失色，使劲猛拔，刀断了，宝刀锈在了鞘中，只有刀把握在手中。他大骇，浑身一哆嗦，惊出一身冷汗。坏了宝刀，他的虎胆失去了一半，疾步奔向院墙，想越墙而逃，却感到体重如山，双腿如同灌了铅，腾挪不动，未上墙就被一伙兵卒缚住了。这时耳边传来一阵尖利的笑声，他抬头看时，只见那个叫翠红的女人站在一旁呵呵冷笑，这才恍然大悟是遭了这个美艳女人的暗算，几乎要把肠子悔青，可为时晚矣……

白刀客死后，野滩镇的人便称他住过的地方为“白门窑”。白刀客没有子嗣，但留下了一个以他姓氏命名的地名和一段传奇故事，也不枉来人世走了一回。

百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中，时间老人的脚步迈到了民国26年（1937年），白门窑虽说旧貌未改，但已物是人非，十几家住户没有一户姓白的。彭大锤的家靠着崖边，有一大两小三只窑和三间瓦房。自打他开了镖局后，野滩镇的人背地里议论，说白门窑出刀客。

其实，野滩镇的人太谦虚了。不仅白门窑出刀客，整个野滩镇都出刀客。掐指算来，如今的野滩镇舞刀弄枪的不下好几十个。可名声最响的是彭大锤。

三

大锤的死讯很快就传遍了野滩镇。他开镖局常年在江湖上行走，把官府的



人也不放在眼里，得罪过不少人，但行侠仗义，扶弱济贫，人缘还是很不错的。彭家的门族以及邻里乡亲和亲朋好友闻讯都来吊唁，彭家小院里霎时拥满了人。

红白事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人来世上一回不易，走时举行一个隆重的送别仪式也是应该的，一来是对亡者的悼念，二来安慰安慰活着的亲人。可葬礼需有人拿主意来料理。大锤的寡母和媳妇早已哭成了泪人，哪里还有什么主意？更别说如何料理了。这时大锤一个近房叔父——彭五老汉站出来张罗料理大锤的丧事。

大锤的窑院很快搭起了灵棚。大锤原本为母亲预备的寿材被抬了出来，置放在灵棚中央，拭去尘土，油光鉴人。打开棺材盖时大伙才想起大锤的尸首还在县城。彭五老汉急召众人商议，没有尸首咋办丧事？这事可如何是好？

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当下众人纷纷出谋献策，彭五老汉集思广益，一锤定音，选几个能言善辩者去县城交涉，搬回大锤的尸首，入土为安。临了彭五老汉说道：“大锤就算是个十恶不赦的瞎熊，已经把他的腿砍了，罪孽也就了结了。掩埋尸首，这是人之常情，官府总不能不答应吧。”

大锤的堂兄麦囤说：“五爸，现时官府那伙人瞎得很，会处处刁难你。依我之见带点袁大头（银元）。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伙瞎熊再瞎，可跟袁大头没仇。”

彭五老汉一拍大腿：“你这话说得对极了，是得带点大洋。”可寻思此时不好跟大锤娘和媳妇要钱，便从自个衣袋掏出十块大洋给了麦囤，再三叮咛，务必把大锤的尸体搬回来。

翌日，天刚麻麻亮，麦囤带着几个人去了县城。他们找到监狱说明情况，一个管事的把他们打量了半天，说他们只管关人，不管杀人，让他们去找法院。他们来到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判刑，不管杀人，让他们去找警察局。他们找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一个头目把他们盘问了大半天，最后说大锤的尸体没人来认领，已经埋了，让他们交五块大洋的安葬费。这才是问路没问着，倒惹来了一个讨债的。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麦囤明白警察局的人不好得罪，只好交上五块大洋。那头目把大洋装进衣兜，说了句：“在城西的荒坡上，你们去找吧。”转身走了。

麦囤一伙来到城西，在一片荒坡上找到了一堆新土，动手就挖。时辰不大，挖出了一具无头尸。他们都傻了眼，望着无头尸发呆。后来醒悟到大锤的脑袋被官府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哩。他们一合计，又去找警察局交涉，想要回大锤的脑袋。搬一具无头尸体回去算个啥事？他们脸上无光且莫要说起，野滩镇的人也会拿尻子笑话他们姓彭的！

麦囤一伙又找到警察局，先前的那个头目问他们又来干啥。他们说明来意，头目直翻白眼。麦囤急忙又把一块大洋塞到头目手中，头目捏着大洋说，人头在城门楼上挂着，保安大队的人在那儿站岗，想要人头就去找保安大队的人，这事不归警察局管。

麦囤一伙只好又去保安大队。这回算幸运，他们遇见了一个熟人。熟人叫

二杠，是野滩镇人，现在给保安大队长严智仁背枪（当护兵）。麦囤给二杠塞了一包香烟，说明来意。二杠诡谲地笑了，麦囤问他笑啥。二杠打了个哈哈，说：“你们早点来找我，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

麦囤一听有门，急忙说：“兄弟，那就麻烦你帮帮忙。”把两块大洋灌到二杠的衣袋。

二杠伸手在衣袋捏了捏，一拍胸脯，拉大腔说：“碎碎个事，我给你摆平了。”

二杠找到保安大队长严智仁。严智仁正在打麻将，他连和了几把，心情很好。二杠趁机说道：“大队长，有人来给大锤收尸。”

严智仁问道：“是谁来收尸？”

“来的都是大锤的族里人。”

“你都认得？”

“都认得。”

严智仁来了一个自摸，脸上笑开了花，随口问道：“那腌挂了几天了？”

二杠说：“四天了，都有味了。”

严智仁摆摆手说：“三天过了，让他们拿走吧。免得咱们去埋那个肉球。”

二杠得到命令，带麦囤他们上城门楼去取大锤的脑袋。打开木笼，他们都傻了眼，木笼空空如也，里边的人头不翼而飞，只留下一摊干涸的血迹。

二杠当下慌了神，说这下糟了，这一桶泔水他还得想法喝了，让麦囤他们赶紧走。麦囤他们只好把无头尸体拉了回来。

麦囤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好半晌，彭五老汉从嘴里拔出烟锅嘴，喃喃道：“出了奇事了，谁把大锤的腌拿走了？他要那东西干啥？”

二杠说：“是谁偷去做了人肉包子吧。”

五老汉瞪了儿子一眼：“别胡说八道了，一边呆着去。”

麦囤说：“一路上我也在寻思，莫非是大锤的哪个亲朋好友给大锤收了尸？”说罢用目光扫众人。

大锤的亲朋好友几乎都在这里，大伙面面相觑，都直摇头。

彭五老汉说：“那东西挂在城门楼上，又有人看守着，能拿走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

大伙连连点头。

麦囤说：“八成是大锤道上的朋友取走的。”

彭五老汉说：“也许吧。”

沉默半晌，麦囤请示彭五老汉：“五爸，你看这事咋办？”

彭五老汉埋头大口抽烟，默然不语。

麦囤又说：“那尸体有味了，不能再放了。”

大伙都说再放不得了。彭五老汉吐了口烟，抬起头来。大伙眼巴巴地看着



他，等他拿主意哩。他在鞋帮上磕了磕烟锅，说道：“是不能再放了，埋吧，入土为安。”

有人问了一句：“就这么埋？”

老汉反问一句：“还能咋埋？”

“要把臊找回来了咋办？”

这还真是个问题。大伙又都把目光投向五老汉。五老汉到底是个有主见的人，说了句：“走一步是一步，把臊找回来咱再说臊的事。”

第二章

四

大锤在襁褓时，娘的奶水不足，就用米汤喂他。毕竟是代乳品，缺乏营养，他两岁了还不会走路。爹娘下地时把他放在地头，爹娘在田里劳动，他便在地头四处乱爬自得其乐。

一天下午，爹娘又把他放在地头，给他手里塞了块馍馍便去锄地。他先是吃掉了馍馍，随后尿了泡尿，用那尿水和泥自娱自乐。忽然一只蚂蚱蹦到了他跟前，他扔了尿泥去逮蚂蚱。蚂蚱蹦进了草丛，他爬行去追。这时从草丛里钻出一只豹子，两只绿莹莹的眼珠瞪着爬行的婴儿。那是一只母豹，吊着的乳房胀鼓鼓的。小大锤被母豹拦住了去路，抬眼看着面前的不速之客，痴痴地看着，竟然毫无惧色。对峙片刻，那母豹伸出舌头在他脸颊和头发上舔了起来，他感到痒痒的，伸手打了一下母豹。母豹张开血盆大口噙住了他的脖子，他可能感到了痛，“哇”的一声哭了。爹娘听到哭声，急回首，看见母豹咬住了儿子，惊呆了，随即醒过神来，拿着锄头扑了过去，嘴里喊着：“打老虎！打老虎！（他们把母豹误认作老虎）。”等赶到地头时母豹和孩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失去了儿子，大锤的爹娘十分悲痛，人都瘦了一圈。可不管咋样，日子还得往下过。几天后夫妻俩打起精神又去下地。如果不去下地，来年就得喝西北风。刚进了地，他们就听见地头有个稚嫩的声音在喊：“爹！娘！”他们回头一看，只见儿子蹒跚地朝地里走来。他们以为在做梦，揉揉眼睛，不是梦，真的是儿子！他们扔了锄头，狂奔过去抱住儿子，连声问：“你是咋回来的？”

儿子指着身后的草丛。他们抬眼去看，草丛中有一双灯笼似的眼睛在放光，夫妻俩明白过来，跪倒在地，冲着草丛直叩头，嘴里不住地说：“谢谢山神爷爷！谢谢山神爷爷！”那只母豹低吼一声，钻进了草丛深处……

事后，镇里人都把那只母豹当成了老虎，以讹传讹，说大锤得到了山神爷（他们尊老虎为山神）的庇护，福大命大造化大。教私塾的吴二先生另有别论，他说那只母老虎可能死了幼崽，乳房憋胀得难受，把大锤当成了幼崽哺乳。不管